

诗歌创新靠“草根”（第九讲）

陆机《君子行》与潘岳《悼亡诗》（下）

■邹文生



潘岳（247—300年），又名潘安，字安仁，河南巩县（今河南巩义）人，祖籍河南新郑。他美姿仪，少以才名闻世；性轻躁，趋世利，与石崇等人“谄事贾谧，每候其出，辄望尘而拜”，为世人所不齿。其诗歌感情细腻，最大特色是“情”，将“多愁善感”融入诗中，故对后世影响极大。其代表作有《悼亡诗》及《哀辞》《秋兴赋》《闲居赋》《沧海赋》《狭室赋》《怀旧赋》等。

诗人潘岳容貌秀丽，“粉丝”众多。《语林》云：“安仁至美，每行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。”《世说新语》说：“潘岳妙有姿容，好神情。少时挟弹出洛阳道，妇人遇者，莫不连手共萦之。左太冲（左思）绝丑，亦复效（潘）岳游遨，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，委顿而返。”潘岳的“颜值”的确很高，他既是美男子，又对结发妻子一往情深，忠贞不渝。潘岳与妻子杨氏在十二岁时订婚，相爱终身，世有“潘杨之好”之美誉。妻子杨氏亡故后，终老不娶，的确是女性心目中最完美的夫君（情人）形象。由于潘岳乳名“檀郎”、“檀奴”，后世遂以“檀郎”、“檀奴”为“夫君”、“情郎”和“心上人”的代名词。杨氏辞世，潘岳写《悼亡诗》三首，情谊真挚，缠绵无尽，历代被誉为第一，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悼亡题材之先河。潘岳《悼亡诗》共三首，这里以第一首为例，以飨读者。

悼亡诗

荏苒冬春谢，寒暑忽流易。
之子归穷泉，重壤永幽隔。
私怀谁克从，淹留亦何益。
愧愧恭朝命，回心反初役。
望庐思其人，入室想所历。
帏屏无髣髴，翰墨有馀迹。
流芳未及歇，遗挂犹在壁。
怅恍如或存，回惶仲惊惕。
如彼翰林鸟，双栖一朝只。
如彼游川鱼，比目中路析。
春风缘隙来，晨露承檐滴。
寝息何时忘，沉忧日益积。
庶几有时衰，庄缶犹可击。

[注释]

01.荏苒：逐渐。谢：去。流易：消逝、变换。“荏苒冬春谢，寒暑忽流易”两句的意思是，冬春寒暑，节序变易，说明时间已过去一年。我国古代礼制，妻子去世丈夫要服丧一年。故曰此诗应作于潘岳妻死后一周年。02.之子：那个人，指妻子。穷泉：深泉，指地下。重壤：层层土壤。意思是说：妻子死了，埋在地下，永久和生人隔绝了。03.私怀：私心，指悼念亡妻的心情。04.淹留：久留，指滞留在家不赴任。05.愧愧（mǐn miǎn）：勉力。朝命：朝廷的命令。初役：原任官职。06.帏屏：帐帏和屏风。髣髴：仿佛，相似的形影。无髣髴：帏屏之间连亡妻的仿佛形影也见不到。07.翰墨：笔墨。意思是说只有生前的墨迹尚存。08.怅恍：恍忽。如或存：好像还活着。09.回惶：惶恐。忡（chōng）：忧。惕：惧。“回惶仲惊惕”五个字，表现诗人怀念亡妻的四种情绪。10.翰林：鸟栖之林，与下句“游川”相

对。比目：鱼名，成双即行，单只不行。析：一作拆，分开。“如彼翰林鸟，双栖一朝只。如彼游川鱼，比目中路析”四句，是说妻子死后自己的处境就像双栖鸟成了单只，比目鱼被分开一样。11.寝息：睡觉休息。意思是说睡眠也不能忘怀。盈积：众多的样子。意思是说忧伤越积越多。12.庶几：但愿。表示希望。13.缶：瓦盆，古时一种打击乐器。《庄子·至乐篇》：“庄子妻死，惠子吊之，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。”

[赏析]

本诗是诗人潘岳悼念亡妻杨氏之作。《悼亡诗》共有三首，这里的第一首尤为有名，传诵千古。

杨氏是西晋书法家戴侯杨肇的女儿。潘岳十二岁时与她订婚，婚后共同生活了二十四个年头。杨氏卒于晋惠帝元康八年（298年）。这首《悼亡诗》的写作时间大约在杨氏死后一周年，即晋惠帝元康九年（299年）。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上说：“（潘）安仁《悼亡》，盖在终制之后。荏苒冬春，寒暑忽易，是一期已周也。古人未有丧而赋诗者。”结合本诗的内容考察，何焯的推论是可以相信的。

这首《悼亡诗》，从内容看，可以分为三个部分，简析如下：

“荏苒冬春谢，寒暑忽流易。之子归穷泉，重壤永幽隔。私怀谁克从，淹留亦何益。愧愧恭朝命，回心反初役”，这八句为第一部分，写诗人为妻子守丧一年之后，即将离家返回任所时的心情。

开头“荏苒”四句，点明妻子去世已经一年。诗人说，时光流逝，爱妻离开人世已经整整一年，层层的土壤将他们永远隔绝了。接下来“私怀”四句，写诗人即将离家返回任所的心理活动。就个人对亡妻的思念之情来说，诗人十分愿意继续留在家中，可是有公务在身，朝廷不会依从，这个愿望是难以实现的。再说，人已死了，就是再继续留在家中，也是没有用的。这里提出了“留”与“不留”的矛盾，而矛盾的解决办法是：勉强遵从朝廷的命令，转变念头，返回原来任职的地方。

“望庐思其人，入室想所历。帏屏无髣髴，翰墨有馀迹。流芳未及歇，遗挂犹在壁。怅恍如或存，回惶仲惊惕”这八句是第二部分，写诗人就要离家返回任所，临行之前，触景生情，心中有说不出的悲哀和痛苦。

诗人看到住宅，自然就想起亡妻，她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；进入房间，自然会忆起与爱妻共同生活的美好经历，她的一举一动，使诗人永远铭记在心间。可是，在罗帐、屏风之间再也见不到爱妻的形影，见到的是墙上挂着亡妻的笔墨遗迹，婉媚依旧，余香未歇。眼前的情景，使诗人神志恍恍忽忽，好像爱妻还活着。忽然想起她早已离开人世，心中不免有几分惊惧。这一段心理描写，十分细腻地表现了诗人思念亡妻的感情，真挚动人。这是全诗最精彩的部分。

这里“流芳”、“遗挂”二语，注家一直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人认为“流芳”是指杨氏的化妆品，“遗挂”是指杨氏的遗像，但我认为这只是一种猜测，是缺乏根据的。余冠英先生说：“‘流芳’、‘遗挂’都承翰墨而言，言亡妻笔墨遗迹，挂在墙上，还有余芳。”（见《汉魏六朝诗选》）余冠英先生的说法比较可信。“回惶仲惊惕”句，意思是由于惶惑不安转而感到惊惧。“回”一作“周”。清人吴淇说：“此诗‘周惶仲惊惕’五字似复而实一字有一字之情。‘惶惶’者，见其所历而犹为未亡。‘周惶仲惊惕’，想其所历而已知其亡，故以‘周惶仲惊惕’五字，合之‘惶惶’，共七字，总以描写室中人新亡，单剩孤孤一身在室内，其心中忐忑忘光景如画。”（《六朝选诗定论》）吴淇的剖析细腻入微，有理有据，值得点赞！

“如彼翰林鸟，双栖一朝只。如彼游川鱼，

比目中路析。春风缘隙来，晨露承檐滴。寝息何时忘，沉忧日益积。庶几有时衰，庄缶犹可击。”这十句是本诗的第三部分，写诗人潘岳丧偶的孤独和悲哀。

“翰林鸟”，指双飞于林中的鸟。“比目鱼”，水中一种成对的鱼。《尔雅·释地》说：“东方有比目鱼，不比不行。”传说比目鱼身体很扁，头上只一侧有眼睛，必须与眼睛生在另一侧的比目鱼并游。不论“翰林鸟”，还是“比目鱼”，都是古人常用来比喻夫妻合好的。“一朝只”、“中路析”，写出诗人丧偶以后的孤独与凄凉。冬去春来，寒暑流易；爱妻去世，已逾周年。又到了春风袭人之时，檐下晨露点点滴滴，逗人哀思，难以入眠。深沉的忧愁，难以消却，如同三春细雨，绵绵无休，盈积心头。要想使哀思衰减，只有效法“庄周击缶”的办法。缶，瓦盆，一种古代乐器。“庄周击缶”的典故是：战国时代宋国人庄周的妻子死了，惠施前去吊丧。见庄周两腿伸直岔开坐在那里敲着瓦盆唱歌。惠施说：妻子死了，不哭也罢，竟然唱起歌来，未免太过分了！庄周说：妻子刚死时，很是悲伤。后来想想，人本无生、无形，由无到有，又由有到无，这正如四季循环一样，就不必要悲伤了。（见《庄子·至乐篇》）诗中写道，潘岳也想效法庄周以达观的态度来去忧消愁，殊不知“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啊！

综上所述，潘岳《悼亡诗》有一个明显的特点，这就是富于感情。清代人陈祚明说：“安仁情深之子，每一涉笔，淋漓倾注，宛转侧折，旁写曲诉，刺刺不能自休。夫诗以道情，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；所嫌笔端繁冗，不能裁节，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。”（《采菽堂古诗选》卷十一）陈祚明既肯定了潘岳《悼亡诗》的感情“淋漓倾注”，又批评了他的诗作繁冗，缺乏“含蕴不尽之妙”。清代人沈德潜对潘岳的诗歌评价也不高，但认为他的《悼亡诗》“其情自深”，感情深沉，颇为感人！（见《古诗源》卷七）潘岳的《悼亡诗》三首是悼念亡妻的，从此以后，“悼亡诗”便成为悼念亡妻的专门诗篇，再也不能用来悼念其他死者了，于此可见潘岳《悼亡诗》的影响是多么深远。

[延伸阅读]

唐代大诗人元稹在妻子韦丛去世后，悲痛万分，写了不少悼亡诗，其中最有名的是《遣悲怀》三首。

其一

谢公最小偏怜女，自嫁黔娄百事乖。
顾我无衣搜荩筐，泥他沽酒拔金钗。
野蔬充膳甘长藿，落叶添薪仰古槐。
今日俸钱过十万，与君营奠复营斋。

其二

昔日戏言身后意，今朝都到眼前来。
衣裳已施行看尽，针线犹存未忍开。
尚想旧情怜婢仆，也曾因梦送钱财。
诚知此恨人人有，贫贱夫妻百事哀。

其三

闲坐悲君亦自悲，百年都是几多时。
邓攸无子寻知命，潘岳悼亡犹费词。
同穴窅冥何所望，他生缘会更难期。
惟将终夜长开眼，报答平生未展眉。

诗人元稹的原配妻子韦丛，是太子少保韦夏卿的小女儿。唐德宗贞元十八年（802年），元稹与韦丛成婚，韦丛年二十岁，元稹二十五岁。婚后生活比较贫困，但韦丛非常贤惠，毫无怨言，夫妻感情很好。婚后七年，元稹担任监察御史时，韦丛不幸病故，年仅二十七岁。元稹悲痛万分，写了不少悼亡诗，其中最有名的是《遣悲怀》三首。

《遣悲怀》第一首追忆妻子生前的艰苦处境和夫妻情爱，并抒写自己的抱憾之情。开头两句引用典故，以东晋宰相谢安最宠爱的侄女谢道韫借指妻子韦丛，以战国时齐国的贫士黔娄自喻，其中含有对方屈身下嫁的意思。“百事乖”，任何事情都不顺遂，这是对韦氏婚后七年间的艰苦生活的简括，用以领起中间四句。“泥”，央求，软缠。“长藿”，长长的豆叶。中间这四句是说：看到我没有可替换的衣服，就翻箱倒柜去搜寻；我身边没钱，还死乞白赖地缠着她买酒，她于是拔下头上的金钗去换钱。平常家里只能用豆叶之类的野菜充饥，她却吃得很香甜；没有柴烧，她便靠老槐树飘落的枯叶以作薪炊。中间四句用笔干净，既写出了韦丛婚后“百事乖”的艰难处境，又能传神写照，活画出贤妻的形象。这中间四句都采用叙述句，句句浸透着诗人元稹对亡妻韦丛的赞叹与怀念之深情。末尾两句，仿佛诗人元稹从出神的追忆状态中突然惊觉，发出无限抱憾之情，说道：如今自己虽然享受厚福，却再也不能与爱妻一道共享荣华富贵，只能用祭奠与延请僧道超度亡灵的办法来寄托自己的情思。用“复”这个词，写出这类悼念活动的频繁。末尾两句，出语虽然平和，内心深处却是极其凄苦的。

《遣悲怀》第二首与第一首结尾处的悲凄情调相衔接，主要写诗人元稹在妻子韦丛死后自己的“百事哀”。诗人写了在日常生活中引起哀思的几件事：人已仙逝，而遗物犹在，为了避免见物思人，便将妻子穿过的衣裳施舍出去；将妻子做过的针线活仍然原封不动地保存起来，不忍打开。诗人想用这种消极的办法封存起对往事的记忆，而这种做法本身恰好证明他无法摆脱对亡妻韦丛的思念。还有，每当看到妻子昔日身边的婢仆，就引起自己的哀思，因而对婢仆也平添一种哀怜的感情。白天事事触景伤情，夜晚梦魂飞越冥界相寻。梦中送钱，似乎荒唐，却是一片感人的痴情。苦了一辈子的妻子去世了，如今生活在富贵中的丈夫不忘旧日恩爱，除了“营奠复营斋”以外，已经不能为妻子做些什么了。于是诗人元稹就积想成梦，出现送钱给妻子的梦境。末尾两句，从“诚知此恨人人有”的泛说，落到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的特指上。夫妻死别，固然是人所难免，对于同贫贱、共患难的夫妻来说，一旦永诀，则更加悲哀。末句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从上一句“诚知此恨人人有”的泛说推进一层，着力写出诗人元稹自身的丧偶不同于一般的悲痛感情。

《遣悲怀》第三首首句“闲坐悲君亦自悲”，承上启下。以“悲君”二字总括上面两首，以“自悲”二字引出下文。诗人元稹由妻子的早逝，想到了人寿的有限。人生百年，也没有多长时间。诗中引用了邓攸、潘岳两个典故。《晋书·邓攸传》载：永嘉末年战乱中，他舍子保侄，后却终生无子。邓攸心地如此善良自己终身无子，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啊！潘岳《悼亡诗》写得再好，对于死者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意义，这等于白费笔墨。诗人元稹以邓攸、潘岳自喻，是在故作达观无谓之词，却透露了自己“无子”和“丧妻”的双重深沉悲哀。接着，诗人从绝望中转向希望，寄希望于死后夫妇同葬和来生再做夫妻。但诗人冷静思量之后，知道这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，是难以指望的，因而使人更为绝望。死者已矣，过去的一切是永远无法补偿了！至此，诗情愈转愈悲，不能自己的诗人元稹，最后被逼想出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，这就是：“惟将终夜长开眼，报答平生未展眉。”诗人元稹仿佛在对亡妻韦丛表白自己的心迹：我将永远想着你，要以“终夜长开眼”（不眠）来报答你的“平生未展眉”。这真是痴情缠绵，哀痛欲绝啊！

清代人蘅塘退士评论《遣悲怀》三首时指出：“古今悼亡诗充栋，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，勿以浅近忽之。”（语见《唐诗三百首》）蘅塘退士赞誉元稹的《遣悲怀》三首的话，言简意赅，的确是不刊之论！